

# 追电影的往事

杨波

我是60后，儿时父母在乡下工作，我住在达州撮箕山下的奶奶家，那里除了工矿企业，还有部队驻守，比其他乡村繁华，尤其是春节，会连续几天放露天电影，在当时这不啻是丰盛的“加餐”，让人感觉特别过瘾。

那时母亲总说，以后到城里工作随时都可以看电影。但长大还太遥远，我更关心眼前是否有电影看。所以我会经常留意矿区的高音喇叭，只要下午女播音员播出放电影的通知，晚上就一定会去看。

小男孩崇拜英雄，对“打仗”的电影更着迷。在奶奶家时我最期待听到广播员说：今天晚上8点放映彩色战斗故事片……

我平时懒散，也最怕背诵课文，但每次看了打仗的电影就如打了鸡血，第二天定会在小伙伴中带着绘声绘色的表情把电影情节重温一遍，跟背诵课文时判若两人。

记得最早看的战争片是《侦察兵》，片中

王心刚扮演的郭参谋一身正气，很长时间都是我心中的偶像，不时会拿他在电影里的台词装酷，不过说得最多的是影片里店小二（地下联络员）那句拉得悠长的台词：“来了一一，楼一上一请。”有同学正在进入教室时，我会故意放开嗓门，把声音拖得长长的，看过电影的同学都心领神会，没看过的则是瞬间懵圈。

我好动，爱玩小聪明，总是不分场合逗乐子，课堂上常惹得老师咬牙切齿。一次老师实在忍无可忍，直接把我和我的死党“请”出教室。我们围着教室绕圈思过，有了悔改之意，于是我学着《渡江侦察记》李连长的语气敲教室门：“老妈妈，不要怕，我们是当年的新四军！”好在可敬可爱的小老头老师宽仁，尽管听到我的叫门声他欲哭无泪，但还是一声叹息后让我们重回教室。

小学二年级，我回到母亲工作的场镇上学，看电影的机会更多了。位于三县交界的场镇也有工矿企业，且水陆通达，去奶奶那边也要健步如飞，否则掉队后果不堪设想。回头

超过半小时。

想离开场镇看电影并非易事。一则去奶奶那边要穿越4个隧道——虽不长但黑灯瞎火，遇上火车又恰巧没赶上避险洞，人与火车距离很近，非常危险。二则去对岸的矿区要过河爬山，山路崎岖另说，晚上回家没有渡船，得走让人提心吊胆的铁路大桥。三是母亲担心安全，不放心我们晚上跑那么远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可偏偏奶奶那边放电影更多。

家里4个兄妹中我排行第二，但跑路看电影，第一非我莫属。要去奶奶那边看电影，母亲基本不会同意。为达目的，先是极尽能事讨好母亲，争取她放行，实在行不通了，就先斩后奏，放学直接往奶奶那边跑。

当然，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严重。

首先，要面对电影散场后艰难的回家路。正常情况下，电影一结束，就得随大队人马迅速撤退，完全是跑步前进，谁也顾不上谁。有时鞋子跑掉了，赤脚在铁道碎石上也要健步如飞，否则掉队后果不堪设想。回头

想想，很佩服儿时玩命的自己。

第二，回家进门是个大问题。最初母亲仅是狠狠教训，希望“痛改前非”；后来见我好了伤疤忘了痛，一气之下，干脆拒之门外，让我面“门”思过。可即使这样，我仍屡教不改。

这样跑多了，自然有些心得。我结合自己的经历，总结出一套“跑路秘籍”并分享给小伙伴：要想多看电影，必须发扬一不怕苦（跑路）、二不怕“死”（挨揍）的大无畏精神，否则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去看电影，心如猫抓，折磨自己。

折磨人的事真有。有几次由于消息不准，我辛辛苦苦跑到对岸矿山去看电影，到了却被告知时间弄错了，只得悻悻打道回府，回去还不好意思跟人提。第二天，别人问起昨晚看的什么电影，只好自我解嘲，说：“英雄白跑路！”还有几次，一部片子同一晚上几个地方轮着放映——第一个地方放完送下一个地方接着放。我们在第二站苦苦等候着，结果再来一场倾盆大雨，最终电影梦泡汤。

有段时间，我对电影《三笑》里的歌曲着了迷，从同学那儿获得电影插曲手稿后，像模像样地认真研读学唱。某天正在家里手抄歌曲，不巧被母亲撞见。母亲先是愕然，继而严厉制止，此时我才第一次听说，还有“靡靡之音”，可我的感觉是轻松愉悦，到现在还能哼上一句：“叫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，华安本是块好材料……”

初中时，我订了份《银幕与舞台》杂志，里面有影评专栏，面向普通观众，刊物与读者互动。我在上面还发过几篇豆腐块影评，可惜没有把杂志保存下来。

# 旧物温柔

王太生

我对旧物怀有朴素感情，有几件器物不离不弃。

几本旧书，保存多年，其间有过几次搬家，它们被很好地保留下来。其实我一无古书，亦无藏书，只不过是几本年少时读过、幻想过、喜欢过的书。我留恋那段时光，青灯一盏，香茗一杯，新书一卷，孑然一人，在油墨的芳香中，伏在老屋的窗下读书。捧起这些旧书，就如收到青春的来信，身体里某种沉睡的东西被唤醒，人生早已过了幻想的年龄，而书中那些勾勾点点，横横划划的痕迹，正是一个人年轻时，歪歪斜斜的足迹。

有一只笔筒，还是多年前在浙江山区买的，树根雕凿的，至今依然木纹细腻，安静待在橱子一隅，里面放着几枝不用的笔，也不知道它来自山中的哪棵树。

有些旧物，朴素简单，却很温柔。桌上的那只小闹钟，已经用了10多年。那天，看到它歪歪斜斜，依倒在一只糖果盒上，就像看见一个孩子受到委屈，赶紧将它扶起。这还是孩子上小学时，怕早晨迟到，买回来叫醒用的。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，小闹钟好久不用了，依然不知疲倦地走得那么准。不是什么品牌，也不知出自哪位工匠之手。

能够陪伴人20年的物件，总是很少，人与物品之间总有一定的感情。

有些东西很耐用，却用不了多久。比如，一只青花瓷碗，本来可以陪人很长时间，不小心打碎了，那只碗也就不复存在。有些东西很实用，但不耐用。比如，一只泡脚盆，我买回它是用来享受的，估计用不了多久。

不是目光流连和手指摩挲的东西，不会日久生情。有些东西不去接触或者使用，也就无所谓。我有一对墨色漆器花瓶，刚结婚时买的，搬了两次家，也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，但有一只铝壳暖瓶，刚工作时单位发的，不知道为谁倒过茶，也不知道它与哪只热水壶合作过，瓶身漆面斑驳，依然保持激情和温度。

旧物有一种精致、不肯马虎的气质，还有恒守在岁月中的温和宁静。用了好多年的东西，就应当对它尊敬。它们忠实地陪在主人身边这么长时间，虽不会说话，却默默恪尽职守，并且还将无怨无悔地陪伴下去，比如，小闹钟。当我睡意正浓时，这只小闹钟“滴滴滴”叫着提醒我，该起床啦。淡苹果绿的外壳，一只手就能把它捂住的小闹钟，能耐却很大，15年，跑了129600小时。有时，小闹钟被摆一张办公桌上，那张我疲惫地趴在上面写字好多年、打盹的桌子，对小闹钟来说，就像光明池塘里一张铺展荷叶上面蹲着的一只守时小青蛙。

还有一对木椅。当初那个木匠，我已记不清他的长相。打这一对椅子时，用了3天时间，我当时以为他手脚慢，不慌不忙，嘴里叼根烟，有板有眼地刨、锯、凿。说实话，这对椅子形状并不好看，椅背有点直，不像其他椅子有弧度，倚在靠背上也不舒坦，但过去了20年，这对椅子虽水分蒸发，木质收干，依然卯榫契合，不见有半点松动的迹象，我天天坐在上面，承载人间的烦恼和欣喜。

一件东西能用多久取决于你对它的态度，以及自身耐用和承受，既不能热情过度，也不能冷漠太久。

对小闹钟的敬意，是对自己内心的感恩。小闹钟对我来说，也许不那么重要了，但一看到它身上有时光的纤尘，我会赶紧把它擦拭干净。这不仅是对旧物的敬意，也是对自己柔弱内心的温柔抚慰。

任何一件陪伴我们良久的老朋友，都应该被尊重。

# 开花的树

那朵

在春光烂漫的季节，就做一棵开花的树，美美地开满枝头，抹去冬天的萧条，多好。我愿意被一些来自红尘里的光芒，薄薄地盖着，取暖，安静，坦然。

有些美，就这样不经意闯入我们的眼帘，安静恬淡，让人无比幸福和温暖。仿佛在默数着细碎的光阴，给人以贴心的暖、温润的呵护，有云淡风轻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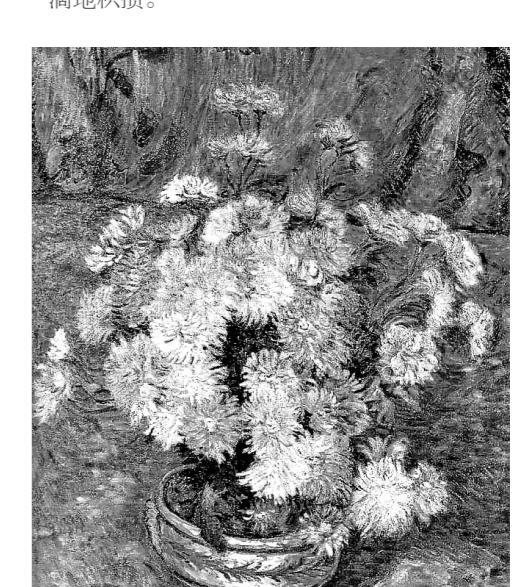
多么好的三月，各种花草的香正在云集，梅花正是一副姣好的面容，等待阳光捧在掌心呵护。那粉色的衣，如薄薄的纱，将这个春天的海打翻在地。请允许我恋上红尘，如此，便可有爱不绝。杏花很轻，且低眉、顺眼，心思细密，且干净。海棠依旧笑春风，一层层的小涟漪，就是被吟诵的小令，口齿含香。我从你身上找到了绿色的词语，葱茏，饱满，诗意。

无论我从哪个方向望你，都是一样的美，都让我心存温暖和爱。含苞待放，积攒足够的养分和内力，正在等待下一刻美丽绽放。清风一缕，悠闲半许，惬意若干，这粉红的花苞，在阳光下正大胆地打开自己。借小风吹送，从花蕊中游离而出，暗香盈动。

用一朵花喊醒另一朵，用一种奔腾推动另一种。用轻柔而细软，推醒了春天，是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依恋，是一截时光对另一截时光的怀念。有些爱的线条，正在一节一节地圆润。有些小心思，正与黄昏的阳光，融洽地密谈，而此时，爱的绿意，正在温柔地拂过小草和树林。

有时，你不经意地涂抹，却成就了一幅水墨画。此时，作为名词，你在画中，美和你同在。在美丽的平原，春风十里，掀起迷人的盖头，让香如月光般倾泻下来。让花香的波涛再起起伏一些，让湿润的日子再多一些，这些挤在一起的小姐妹，挤眉弄眼，窃窃私语，多好！

有些美，需要我们一点点地建造，有些爱，需要我们一点点地积攒。



《菊花花瓶》阿尔芒·吉约曼 一八八五供图

# 未必都是道德的事儿

后从容离去。

尴尬之余，我只好在心中安慰自己，念想着她还是很有修养的，知道自身的行為欠妥，或者说运气不坏，不过脑子的话没衍生出附带的活计。

之所以这样自慰，是因为想到了一件往事，那一次，我相同的伎俩差点惹出事来。

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仲春时节，也是

是看见贵妇装的老夫人为孙儿断花枝，我也是

是话语如斯。“又不是你家的，关你屁事

儿！”我分明是撞上了碉堡，想着蛮横总是

是无理的，必须晓以大义，以理服人。然而接

下来我收获的全是狂喷乱骂，惊诧、意外，

或者还有恼气……我反倒成了惹是生非之

人，正不知道如何收场的时候，幸运来了个

过路的警察帮腔，柔声细语相劝，这才封住了老夫人的嘴。

悍妇走了，我内心的不平却没散，觉得

警察同志怎么着也该教育一下“破坏公物”

的人。

“怎么教育？”经验显然很丰富的老警察

说，真要是闹起来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破坏

公物确实可以抓，可她这种你觉得能抓吗？

你听说过谁路边剪枝摘花被抓过？别说法

院，就是拉到派出所人都会觉得“我有病”，

这种事情没有条款能够管得到的。所以说

了，老太太一把年纪，脾气又那么大，假如要是身体冒出了三长两短来，那更没法收场。

哦，想想，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，怪不得警

察先生明知她无理，却没表现出我一样没

脑子的理直气壮，而是和蔼可亲地软语相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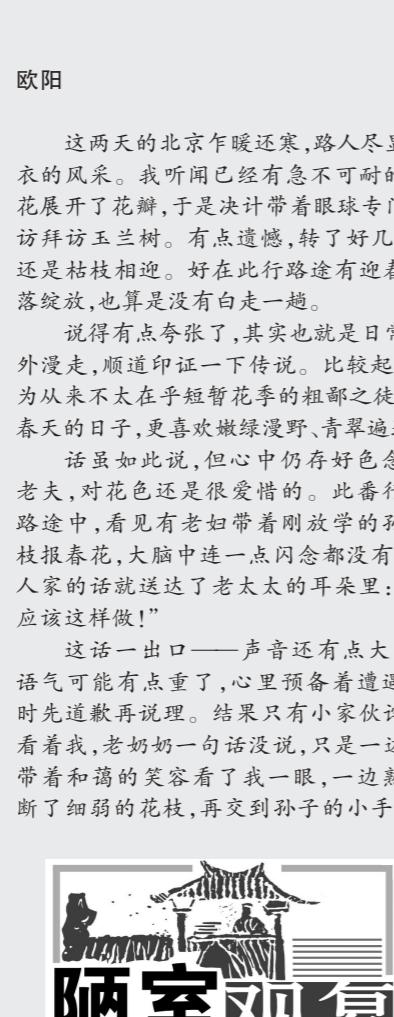
往事回忆结束，我人也回到了家里，不过心里还想着这儿事。

坦率地说，现实生活中不讲道理的人是极少数，尤其是涉及道德、公理的曲直是非，人们通常的反应都不会是无理胡搅蛮缠，即便是不自律的人，就像虽然“不改初衷”却微笑不语的那个老奶奶。

问题是，那些缺失基本社会公德素养的人，真的是没道德观念，或者是没人文素养吗？恐怕不是那么简单。正如并不罕见的“公共道德”事件，比如那个霸占别人座位的“博士”，其学识“素养”，我觉得不仅不是强悍老妇人能够比肩的，而且恐怕比我这种自以为有文化的人还要高若干尺，而说到做人的基本原则（道德），那些无视的亲属，未必就不清楚。既然如此，这种人仍然继续任性的根源何在呢？

每每看到无良行为被曝光、被指斥的时候，人们都在强化“道德”方面的元素，所谓“没有道德底线”的说词几乎都成了陈词滥调。然而，在各种被暴露出来的，表面看似“道德”事件的现象背后，实质上就相关事件的根由来说，实质上未必是所谓加强、重视道德修养——无论是自我修养达成的还是社会强加于个体的——能够解决的。

无论是素养好的微笑擒花人，还是为人性恶的“霸座”之徒，我相信他们都深明道德的意味，之所以做出没道德的行为，应该是，他们同样清楚，或者是以此为乐，这并不会受到处罚。而实际上呢？微笑的擒花奶奶自然是毫无被处罚的风险，反观“霸座”人，只有惩处加身，才能使其行径改观。



陋室观复

长夏季节，室内溽热，夜深，母亲会在家门口的街边支起竹榻，铺上竹席，搁一枕头，这便是我儿时消夏的凉床。行人稀疏，绝无车辆过街，老街的夏夜，街边竹榻景象习以为常。冲凉后，一身清爽，筋疲力乏的我躺在街边的凉席上，母亲坐在床边，与邻居唠嗑，手里的蒲扇轻轻地朝我摇着，蚊子不来，凉风习习，仰看树影筛风，听蝉声远远相续，遂然入梦。天明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已早已睡在卧室的床上。

古朴的老街上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当年厂里为父亲配了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有车可以学，羡慕了多少同学。在正午的老街，我挥汗如雨，学会单腿滑行后，因为身高不够，只能从车横梁下面用掏腿的姿势，踏住车踏板，反复蹬半圈，歪歪扭扭地在老巷子里走曲线，可方向把控不住，也不能及时刹车，一位走在前面的老太太，我怎么都躲不开她，一时发懵，结果前轮撞入老人两腿间，硬是把人给逼到青灰的墙角上。“空旷的街上就我一个人，还被你撞了。”老人嗔怪道，“对不起，想刹刹不住！”我道歉解释，脸红兮兮脸上透着羞赧。“你这孩子，小心点，别再撞着了。”老太太拍打衣服上蹭的灰，说罢，笑笑走了。我终究在那个暑假学会了骑车。

蒲扇轻摇的时光虽然远去了，老街依然没有车马喧嚣和人声鼎沸，过往行人步履悠闲，门店手艺人神态恬然，不急不躁做着活计，生活得从容，像活在远隔俗尘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。老城虽显沧桑，却毫无潦倒之象，依然是我小时候的境况。这里的感觉让我宁静心安，有一种归属感。



陋室观复